

得书记 失书记

韦力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得书记 失书记

韦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书记·得书记 / 韦力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95-6882-6

I. ①失… II. ①韦… III. ①古籍—收藏—中国

IV. ①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151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出 品 人: 刘瑞琳

特约编辑: 栾伟平

责任编辑: 曹凌志

制 作: 韩 凝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9.75 字数: 290千字 图片: 260幅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99.00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芷兰斋闲章（部分）

得书记·目录

- 序 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 001
古书，古书
- 一 朱印本《璧庵诗录》 007
消失的书友之一，砍半价都不满意的爱书如命者
- 二 《坐隐先生精订捷径奕谱》 017
因为师弟，多掏了近一百万
- 三 《诗学禁脔》 025
砸钱拍电视剧的70后，古书归去来
- 四 《大明嘉靖四十二年岁次癸亥大统历》 039
消失的书友之二，我后悔跟他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 五 《四书便蒙》 049
由上访起家的藏书家
- 六 《陀罗尼经》 059
不是古书太贵，而是买书人太穷
- 七 墓志 069
爱书人的狂欢，在古籍书店过“蠹鱼节”

八 《澄怀园语》《诗传名物集览》《仪礼疏》 079
有猫在，不远游

九 《春秋诸传会通》 093
我曾盼望着，他找我买回他所珍视的书

一〇 元刻残本《资治通鉴》 101
幸福指数爆表，在古旧书店捡漏儿，回味无穷

一一 《贞观政要》 111
女儿边抱怨父亲乱花钱边替他刷卡

一二 明内府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121
在中国，全力建一座佛文化博物馆的书友

一三 《四书朱子本义汇参》 131
像龙卷风一样席卷拍场的人

一四 《三十二体金刚经》 143
好书到手不论值，天不负我，痛快痛快

一五 《六经图》 157
那位举牌的人，就是天堂伞集团的老板

一六 黄跋本《唐贯休诗集》 171

过云楼旧藏，像广告美女说的，你值得拥有

一七 《册立光宗仪注稿》 181

你要是跟乾隆攀上了老乡，那故宫珍宝就都归你吗

一八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五十三》 195

跟故宫合作，在故宫院内刷印佛经的书友

一九 《静乐居印娱》 209

印谱收藏第一人，患癌人生笑对每一天

二〇 宋元残本 223

当今倾力收藏元版者，这个成绩肯定是天下无双

二一 《礼经会元》 237

汉学家马悦然的俩学生，以世界眼光看中国古籍

二二 文学山房丛书 249

因为公私合营，他的书及他自己，全部归了古旧书店

二三 大石斋遗珍 261

拍卖最幸福的时刻不是得到，而是期待

二四 菱花馆旧藏 275

据说，这次李嘉诚也输了

二五 大云烬余 291

幸运的是，我找到了罗振玉墓的掘墓人

跋 有失必有得 303

写了《失书记》，也应当写写《得书记》

「序」

在这里活着，
也在这里死去

古书，
古书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是通人的处事之道，同样也是无奈人生的一味安慰剂。得与失，本来就没有科学化的尺度，全在人心。

但具体到一部书，得到与失去，对于一个藏书主体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有与无。具体到我这个生命个体，从人生定位而言，是个凡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是凡人，那喜怒哀乐自当全具，用不着拿一大堆悬而又悬的人生哲理来欺骗自己，我还是喜欢真真实实地得到，这样才能成全自己的真欢愉。

在有拍卖会之前，我的得书渠道主要还是向私人购买，尤其是向大藏书家的后人，从他们手中时常能得到或者见到一些惊人秘笈。当对方拿出一部或几部书，还未等打开函套，刚刚看到装潢的特别之处，瞬间我就心跳加速，那是真正的惊艳。但在私人手中买书，多数会有两个极端：越是懂书之人，价格

越合理，也越容易谈成。越是不谙此道者，越会漫天要价，谈成的概率几乎为零。且卖家与买家之间，对价格的认定，有着天与地的区别。这并非是故意地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而是每个人考量的角度不同。有的售书者会说，宋元版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一本古董，他爷爷写的一本手稿，那才是无价之宝。虽然他爷爷的名称，我查不到任何资料和线索，然而在这位售书者心中，是真的觉得他爷爷要比玉皇大帝名气大得多。因此，在私人手里买书，我一直信心不足，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练得巧舌如簧，以便说服对方正视现实。

凡事都有例外，向私人买书虽然难以达到共识，但却是我大批得书的最重要渠道。一次性的买到几架子或十几架子线装书，从古籍书店或拍卖会上，那根本没有可能，我的批量得书，基本上得自私人旧藏家。这样批量买书的谈价方式，以我的总结，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直接开价，售书者直接告诉我这批书他想卖多少钱，要觉得合适就一次性付款拉走。这种买书的方式我最喜欢，把书大概翻看一过儿，心里统计出基本的价格，再给对方一个自己的接受价，谈不了几句，基本上就能够货款两讫。

第二种情况，卖家不开价，先让我看书，看完后问我出价多少钱，这是我最怵头的一种买书方式。我觉得这不是在卖书，而是在考验心智，因为自己不仅要看这些书值多少钱，还要揣度对方大概让什么人报过价，这些人大概能出到多少钱，同时还要探寻到卖家的真实心理价位大概在哪里。以我

的经验，报价最高未必能够买到手，很可能自己的报价成了卖家给别人报价的一个阶梯。如果报得太低，又会被对方视为没诚意，想来捡便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绝不可首先报价，因为无论报得高还是低，基本上都是再也买不成，所以凡是卖家让我先开价者，我绝不想成为他的托儿，绝不报价，调头而去。

从私人手中买书的第三种情形，则是卖主见面后客气地说，我现在需要——比如五十万块钱——这么多钱，你觉得从我这儿拿走多少书合适，你就自己选择。凡是这种方式的卖书人，基本上是真正的昔日豪门之后，优雅的修养，不减当年大家风范。这种报价方式，对方并非有意考验我的道德水准。在道德水准方面，我不想谦虚，我的道德水准绝对属上乘。但我肯定当不成完人，皮袍下面的“小”字当然具得。每当面对这种考验，往往会激发出我让自己的道德“更上一层楼”的欲望，因此在选书时，明明只拿了价值大约八十万的书，却跟对方说这些已经足够了，即使对方再三让我多拿一些，我也坚持不要。这个时候，我真的不是虚伪，也并非想向对方表现自己高尚与优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对方的谦恭，激活了我被世俗包裹起来的真善美。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下意识地想用行动来告诉对方，不要对这个世界绝望，毕竟还有人性在。

在我的买书经历中，当然是在私人手中买书的情形最为丰富多彩，也最有人情冷暖包含其中，可惜的是越有趣的故事

越不能明白地讲出来，尤其是大家之后卖书，他们在心里总认定这是件不光彩的事，跟我直言也知道古书可以送到拍卖公司去，很可能卖出更多的钱，但这种公开的拍卖，也会让世人皆知他们在卖祖上的遗产，被人耻笑为败家行径。之所以要把书卖给我，就是因为听说我不做古书生意，是位真心的爱书者，卖给我，也可以让他家几代人的珍藏之书得到善护，同时也不会给家族的声誉带来损失。我特别荣幸被一位陌生人信任，觉得这是对我人格的最高尊重，为了这份信任，我向卖家保证，二十年内绝不说出得书来源。这个保证得到了卖家的首肯，而我却失去了讲出那些精彩得书过程的权利。锦衣夜行，美不外现，其实不让我讲出来，我比听众还难受。

在古籍书店里得书，是最为直接的方式。书就摆在架子上，挑选之后按标价付款，最多也就是打折多少的区别，这种买书方式跟上两种比起来最为直截了当。在实际过程中，其实也并非这么简单，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买书也是先得为王，要想领先别人半步，必须要跟店经理混熟关系，认识领导固然好，但毕竟县官不如现管，还是跟店经理把关系搞好最为直接，这也是能够多得好书的法宝之一。最不济也要跟店员打成一片，否则有些好书会偷偷留起来，给他的熟人。二十年前，古籍书店经营状况普遍不景气，那时我多少还能有着座上宾的优越感，随着拍卖的普及，我的地位每况愈下，虽然还不至于将苏东坡的“坐，请坐，请上坐”倒过来，但也从帮助书店完成年度任务的大救星，逐渐退化成了库里有好书出来时，只希

望能被经理照顾着分一杯羹的熟客之一。当然，这其中也一定包含着不少的秘密，但这种秘密按照白宫的保密级别，至少要有五十年的保密期，所以我同样无法写出来跟大家分享。

得书的渠道，除了私人 and 书店之外，那就只剩下拍卖了。虽然第三条途径特别让人厌恶，但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古书拍卖会，已经成了得到古书尤其是善本的主渠道。其实，还应该“在‘主渠道’三个字前再冠个‘最’字。这种得书方式，不仅较为直接，在公开透明、相对公平这两项上，也可以冠上‘最’字。跟其他的买书方式比起来，可以说拍卖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拍卖会是最公平公开的一种得书渠道。在拍场上，其实不仅是书，包括得书过程中的所有人和事，都会公开展露给所有的与会者和参与者。因此，所写《得书记》，在拍卖会上得书的故事，写起来最没有心理负担，自然也就谈到拍卖的话题最多。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自己这么写，并不等于我的书大多数是来自拍场，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只是我能够写出来，并且对朋友的误伤最小的，唯有写拍卖的故事最为合适。

这些小文，都是我趴在小案上用笔写出来的，因为上下床不便，我在写这些小文时基本上没有去查资料，全凭记忆写出。写完之后，仅有为数很少的几篇做了进一步的核实。所写的故事，全部是真人实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书名等细节。但虽为实写，其中的有些细节我却不能保证自己记得准确无误。文中提到的书友，假若看到我所谈的不准确之处，大可一笑置之。因为我写这些故事的目的，是想以书念友，记

述一段书林掌故，以供今后有志于写当代藏书史者所采摭。虽有戏谑之词，也纯属调笑，以期博读者莞尔，绝非有意冒犯。

我渐渐觉得，自己把藏书之事看得太过郑重，将其视为名山伟业。诚然，研究书史应当严肃认真，但藏书之事，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些得书与失书的过程。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欢愉如此之少，若再让严肃认真侵占一大半，则人生之乐所余几何？所以，得书之乐与失书之痛，就像汪峰所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这首歌好像叫《北京，北京》，我觉得可以把它改名为《古书，古书》。

古书是靠人来流传的，藏书史实际上也是藏书家的历史。我的这本《得书记》虽然是一些点滴，但其中也记录着古书的流传，和当代藏书人的往来，算是以补藏书史的小阙。卞之琳在诗中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因此，一切全是互为因果。

这些“得书记”中，大部分提到的人我都给他们去过电话，向他们征求意见，是否愿意让我这么“胡写”。得到的回答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数同意让我随意写即可，有一些则强调要写成“正剧”，还有些人同意我来写，但要求化名，另有几位坚决不同意我把故事写出来，这部分有趣的往事，就只能继续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朱印本《覽庵诗录》

消失的书友之一，
砍半价都不满意的
爱书如命者

1996年，天津古籍书店准备办迎春展销会。按往年惯例，每年的展销会都会拿出一些新货来。这是书友们的重大节日之一。这次我打听到，店方从某藏家手里，收购到一批晚清民间的精刻本。

在几年前，此类书还少有人关注，价格要比清代刻本便宜许多，每册的均价在八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之间。但这几年，北方出现几位藏家，突然间争抢这类书中的稀见品种。藏书圈如果能称为一个行业的话，那就是典型的“池浅王八多”。一部书，只要有几个人看得上，价格立马扶摇直上。有人买有人卖，这就是市场；买的比卖的多，这就是牛市。而1996年这个阶段，正处在民国精刻本的涨价初期，从1994年到2004年之间，应该算是民国精刻本的黄金时代。我当然不能免俗，众人争抢的书，那必定是好书，于是，我也跟着起哄。这次展销会开展

前的几天，我就跑到店里做义工，帮着店员们将书上架。当然我没有雷锋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实就是贼来踩点儿，我是想牢记清楚，哪部书放在了哪个位置，待开卖的时候，比较容易顺手牵羊。其实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得已，虽然我是店里的常客，能够捷足捡点小便宜，但这么做也同样树敌，因为大多数书友，都痛恨我的这种不公平。这种行为就像挤公交汽车，自己没上来时，除了拼命往上挤，同时心里默念千万别关门，而自己挤上车门的那一刹那，心里的默念立刻翻盘，赶快关门吧！所以，当展销会前书店经理告诉我，我不能提前选书，只能到开展的当天购买，并说是总店领导规定的，鉴于以往的“劣迹”，我觉得这条规定就是冲我来的。

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条规定而束手，急中生智，想出了提前义务劳动的妙招。三天后开展时，门口果然等候着七八十位书友，其实不少是相熟者，还有一些是从北京专门赶来的。那时网络还处于初创期，这些人哪里得到的消息，真是匪夷所思。买书最怕这种“狼多肉少”的局面，我在人群中竟然看到唐海先生，因为他目标太大，如果按照重量排座次，唐海在书友中定能拔得头筹，虽然我觉得自己也算准伟岸，但跟唐海比起来，恐怕至少要乘以三才行。这种场合，我很不希望见到他，因为黄尧圃佞宋而唐海佞民国精刻。但细想一下，心里还算踏实，毕竟自己埋好了地雷，嘿嘿，不见“鬼子”不拉弦儿。只是，这里的“鬼子”指的是自己。

胡思乱想间，猛听到一声大喊：“冲啊！”众人蜂拥随即

挤入店内。冲进之后，书友们面对两大排满满的书架，左顾右盼，就像上唇顶着天，下唇顶着地，完全无从下口，只能站在书架前，盲目而随意地抱下一些书，急速地打开函套，翻到卷首看一眼，觉得不是想要者，就随手插回架上。这种挑书方式效率极低，因为挑不了多少部，其他的书已经到了别人手里。而我的心仪之书，因为位置记得很牢，走到架前，有如探囊取物，可谓百发百中，虽然也有几部被他人夺去，但清点战利品所得超过八成，这个成绩，评个优总说得过去。我知道自己这么说有些厚颜，但是对敌斗争总要讲方式方法，敌人潜伏我方，可称之为“间谍”，但革命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那就叫“地下工作者”，自然就成了英雄。

那场展销会，我买下了三十多部书，泰半是民国精刻本。待书友们渐渐散去之后，我到前台结账，找来些旧纸箱装书，竟然装了满满六大箱，捆绑之后，请店员们帮我搬到一楼店门口，去电司机请他把车开过来。这时我才看到唐海也站在门口，像专门等我似的。他看我出来，晃动着巨大的身躯，径直走向我，然后低声跟我说，他想看看我买了些什么书。这个要求有点过分，通常而言，只有很闺蜜的朋友才好意思提出这种无理要求，而我跟唐海最多算个三分熟。我犹豫着还没想好如何婉拒他，他好像也不在乎我脸上的不悦，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同时还连说三声，“我只是想看看”。细想之下，自己所买之书，也没有什么违碍品，于是我跟他说，把这些箱子都打开很麻烦，车马上就来了，给你拆一箱看看吧。唐海也不说话，站在箱子